

约3500万失能老年人:

如何摆脱“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困局?

新华社 高蕾 李亚楠 尹思源 杨稳玺 吴文诩

“我也想停下来喘口气,可谁能来搭把手呢。”家住陕西西安的李秀娥今年74岁,常年无休照顾因病卧床的老伴。我国目前有约3500万失能老年人,占全体老年人的11.6%。据测算,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达到5800万左右。如何走出“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困局?

过不上的“平常日子”

每天早上7点起床,帮老伴擦脸洗漱,做完饭自己顾不上吃就得给老伴喂饭,抽空还得洗衣服、打扫卫生。十几年来,李秀娥几乎每天都是这样度过的。

2010年10月,老伴赵天权突发脑梗,瘫痪在床。儿子在外地工作,照顾老伴的任务落在李秀娥一人身上。

“我们也想找保姆,但每月得给6000元以上,请不起。家里开销全靠老伴4000多块的退休金。”李秀娥有些无奈。

身体上的辛劳只是一方面,照护者的心理问题也不容小觑。

前不久,《当一位北大教授成为24小时照护者》的文章在网上刷屏,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泳在文中自述:“十几年如一日地干这个事,你真的非常容易焦躁。生活变成了纯粹的耐力问题,以及和绝望对抗的心理问题。”

有研究数据显示:30%到40%的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照护者患有抑郁症或面临情绪压力,58%的照护者身体状况比同龄人更糟糕。

将失能老年人送到养老机构交由专业护理人员集中照护,是不少家庭的选择。

据民政部介绍,截至今年第二季度末,全国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41万个,其中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36.9万个,与2019年相比分别增加了1倍、1.2倍。数据显示,养老机构收住的老年人中67%为失能老年人。

然而,即使老人住进养老机构,家人有时也无法安心。近年来,一些地方曝出养老机构发生虐老事件,给人们敲响了警钟。

今年4月,山西曲沃警方通报,当地某养老院护工多次殴打服务对象。今年重庆市江津区法院审结了一起养老机构护理人员虐待被看护人案。这些虽是极端个案,却易影响人们对养老机构的信任。

对于失能老年人及其家庭而言,居家养老、机构养老各有各的难,“平常日子”难再得。

亟待破解的三个难题

业内人士认为,当前,失能老年人居家养老、机构养老出现各种各样问题,关键在于三个难题。

——“钱从哪里来”。近年来,我国建立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制度,明确对经认定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提供家庭养老支持服务。

截至目前,各省份均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明确类似规定。例如,陕西对具有本省户籍的城乡低保家庭中60周岁及以上的重度失能和完全失能老年人给予每人每月200元补贴。北京为失能、失智和高龄老人等符合条件的对象提供每周一次入户探访、每月免费理发一次等基本服务。

然而,现有社会救助和福利保障对象主要集中在特困老年人以及部分经济困难的失能老年人,保障范围较窄、标准不高;加之不少老年人经济条件较差,难以自费承担养老服务。

——“人从哪里来”。家住北京的周雯最近陷入“有钱难办事”的困境中。为了照顾半失能的奶奶,周雯家请过一名家政人员,每月花费12000元。“就这样还留不住人,不少人都怕麻烦。”周雯说。

当前,养老护理员数量不足、素质参差不齐、结构层次不合理现象在全国范围内都较为突出。据测算,当前我国对养老护理员的需求达600多万人。然而,公开数据显示,2020年至2022年,各级民政部门共培养培训养老护理员248万人次;人才缺口较大。

一面是总量少,一面是“转行”多。民政部门数据显示,由于养老护理人员职业认同感较差、工资待遇偏低等原因,养老护理员年流失率达30%以上。

——“监管如何管”。相较于健康的成年人,失能老年人身体条件和认知能力相对不足。老人在养老机构或家中遭遇虐待,往往很难被发现。

近年来,我国不断健全养老服务综合监管体制机制,县级以上地方政府民政部门负责区域内养老机构的指导、监督和管理,住建、市场监管、消防等其他部门依照职责分工对养老机构实施监督。

然而,在实践中,部门协同监管机制有待健全,监管合力需要进一步增强。基层监管执法人员普遍存在人手不足、手段滞后、经费保障不到位等问题。

破困局需多角度发力

今年1月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提出,拓展居家助老服务,优化老年健康服务,完善养老照护服务。

“支持护理型床位建设”“支持有条件的养老机构针对认知障碍老年人特殊需求,增设认知障碍照护专区,提供专业照护服务”……民政部等2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促进养老服务消费 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的若干措施》,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举措。

当前,我国正在逐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研究结果显示,成都市长护险的实施,至少降低了失能老人家庭照料经济负担的44.31%,失能老人生存时间较未享受人群增加2.08年。

专家建议,在全面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长护险的试点范围,做好全面实施准备。

我国养老护理服务正走向专业化,养老服务人才是支撑养老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业内人士建议,通过加强专科护士与健康照护师培养,带动护理水平全面提升,让更多老人享受到专业、高效的护理服务。

天津市老龄产业协会会长王淑洁建议,进一步完善职业认证标准和补贴机制等。还有业内人士建议,出台相关政策举措,支持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养老服务人才供给不足地区与劳务输出大省开展劳务协作,促进养老服务人才跨地区有序流动。

要确保老年人放心、安心养老,必须持续加强养老服务监管,更好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王淑洁建议,加强常态化监管,对养老护理员设立准入和“黑名单”机制。

“当前,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种类愈加多样,服务数量也不断增长。”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社区居家养老分会副会长郑志刚建议,加强养老服务标准体系建设,发展助餐、助洁、助浴、助行、助医、助急等居家上门服务,为失能老人提供有质量的养老服务。

AI搜索引擎如何重塑信息获取方式?

《经济参考报》孙晶 胡丹丹

近日,传统互联网搜索巨头谷歌宣布其“双子座”人工智能(AI)模型将整合谷歌搜索功能。随后,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OpenAI)发布公告,正式上线ChatGPT的实时搜索功能。随着AI技术的迅猛发展,AI搜索引擎逐渐成为信息获取领域的新兴力量,为用户提供更为智能和个性化的搜索体验。

为什么各家纷纷布局AI搜索?AI搜索与常规搜索有何不同?国产搜索引擎是否能转型AI化?这些都是人们关心的问题。



并非传统搜索引擎升级

随着生成式AI在2023年突破性发展,AI工具在多个领域得到快速部署,搜索就是其中之一。AI搜索不仅仅是传统搜索引擎的简单升级,而是通过深度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重塑信息获取的方式。“困惑”人工智能公司创始人阿拉温德·斯里尼瓦斯将其描述为一个“答案引擎”——当用户提出问题,它会给出一个简洁明确的答案,且所有的答案都标明了来源,并给出系列联想问题,与用户形成进一步的互动,进一步拓展和延伸相关话题。

英国牛津大学技术与管理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傅晓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AI搜索通过语义理解和深度学习技术,重塑了传统的关键词匹配模式。这一获取信息方式的重大变革将让AI搜索在医疗、法律、金融、初创企业估值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阿里巴巴智能信息事业群副总裁周晓鹏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搜索引擎的核心价值是连接用户与他们寻求的信息,AI搜索重塑了信息获取方式,让用户与信息的距离趋近于零,这是AI搜索未来拥有广阔前景的核心基础。

此外,AI搜索技术的特点决定了它能够处理更加复杂的查询,不局限于文字,还

能理解和索引视频、图片、语音等多样化内容。这种多模态的处理能力,使得AI搜索能够从更广泛的数据源中提取信息,为用户提供更丰富和准确的搜索结果。同时,AI也重塑了搜索的产品形态,可以实现AI写作、AI文件总结等,让搜索从工具变为全能AI助手。

传统搜索引入智能体

面对AI搜索的浪潮,传统搜索引擎也通过引入智能体来实现“AI化”升级。

百度搜索品牌运营负责人容薇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智能体是被广泛看好的AI应用方向。根据业界通用定义,智能体是能够与环境互动、收集数据,利用数据去自主决定完成预设任务的计算机程序,其最大的特点是自主性——人类只需交给它一个最终目标,由它自行拆解目标、获取相关数据资源、反馈结果,所以它能够完成更加复杂、更加模糊的任务,从而大幅度提升生成式AI的实用价值。

智能体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搜索引擎的延伸和升级。在生成式AI诞生之前,人们除了参考网站和社区的资料之外,主要还是通过搜索引擎手动寻找答案——尝试用不同的关键词搜索出大量信息来源。而在生成式AI的时代,搜索引擎成为“智能体中枢连接器”的角色。

针对获取信息场景,周晓鹏表示,搜索是用户发起需求的入口,面对复杂问题,AI搜索可以拆解、推理用户意图,检索、分析和总结全网信息,生成和聚合多模态的回答。搜索结果不是目的,解决问题才是核心。因此,AI搜索可以提供更加丰富的内容形态和交互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进化成为各类用户场景中的AI助手。

隐私保护成未来发展焦点

尽管AI搜索引擎展现出广阔的市场前景,但其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数据隐私和安全性问题是用户关注的焦点,如何在提供优质服务的同时保护用户隐私,将是AI搜索引擎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傅晓岚认为,隐私保护、技术合规和伦理问题等都对AI搜索引擎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AI搜索引擎有望在更多领域实现突破,为用户带来更加智能和便捷的搜索体验。

周晓鹏表示,安全、合规是每一款产品想寻求更大发展的基石,AI产品在发展过程中肯定会遇到很多新问题,强化技术保障、明确隐私政策、限制数据使用范围、数据合规使用是每个从业者应尽的责任。他说:“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行业、学界、机构、政府等多个角色不断交流,不断缩小认知差异,达成共识。”